

众生·人民路

## 我和陆家三姐弟

| 宦浩坤 文 |

光阴似箭,我和陆丽娟、陆金根、陆金成三姐弟相识已经34个春秋。1987年,他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,丽娟、金根读初中,金成上小学。不幸的是父亲早去世,母亲在两年前又病故,三姐弟成了孤儿。生活清苦,困难重重。党的阳光驱散乌云,为三姐弟迎来了一片蓝天。除了党和政府每个月发给的生活困难救济金之外,他们时时得到学校师生、地区居委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深情关爱和诚朴帮助。

三姐弟勤奋学习,成绩优秀,在学校是三好生,在地区是好孩子。身为共青团员和班长的丽娟,只要知道同学有困难就会想方设法去帮衬。大弟金根为减轻家庭负担,寒暑假都去参加勤工俭学,平时他在家一边敲瓜子,一边背英语单词,还常常热情地为邻居的孩子辅导英语。就要初中毕业了,十一中初三(6)班的同学们悄悄地做了准备,要为丽娟过生日。他们知道,自从母亲去世,丽娟就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裳,没有过一次生日。这将是什么样的生日场面,会出现什么样的感人情景?

当年我是无锡日报社党群政法部的记者,闻讯带着通讯员前往采访。现场见闻,深受感动,夜不成眠,伏案疾书。我也经历过苦难。回想自己的童年,父亲失业,母亲无工作,贫病交迫,两个哥哥先后夭折。和陆

家三姐弟一样,全家七人是靠党和政府的生活困难救济金,才度过解放初期那段最艰难的日子。人不能忘本。记者要用手中的笔和相机,为社会尽责,颂扬真善美。

1987年4月11日,《无锡日报》在“周末青年版”一版头条位置刊发通讯《孤儿心中的歌》,报道了陆家姐弟铭记社会关爱,奋发学习,顽强生活的事迹。真实的细节催人泪下。

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。陆家三姐弟的成长经历,反映的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报社总编辑卞纪泉、副总编辑蒋稼民等前辈,指示我做跟踪报道。从此,我成了绿塔路那间破旧小屋的常客,和三姐弟成了忘年交。我带着年幼的儿女去看望他们,从中接受启迪和熏陶。我还结识了常年关心帮助三姐弟的市第二棉纺织厂退休女工许阿毛、市邮电局职工李中心等多位充满爱心的人士,对三姐弟的思想、学习和生活情况也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寒门学子有志气,三年拼搏不寻常。丽娟初中毕业后就进入无锡邮电局工作,爱岗敬业,风雨无阻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绿衣使者”,她精打细算,靠微薄的工资维持三口之家的生计。1990年夏天,大弟金根在市二中高中毕业,获评省、市“三好生标兵”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被哈

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录取。小弟金成也小学毕业,即将升入初中读书。

金根上大学是喜事,可也要准备一笔数额不小的学费。正当丽娟为筹款担心的时候,人们从四面八方给陆家姐弟倾注热情、伸出援手。居委、街道和区委区政府干部先后登门,送去衣物、日用品和慰问金。家住刘潭乡年逾花甲的王福根老伯,行走不便,让儿子和媳妇拎着鱼肉禽蛋和应时水果等上门探望。金根所在高三(8)班的班主任马向东和数学老师冯德森,家境也不宽裕,自家孩子也考取大学,依旧慷慨解囊;同班同学自发地把零花钱凑起来,悄悄地塞进金根班长的书包里。教过丽娟和金根的初中老师唐慧敏、陈锦福,把崭新的衬衣、球鞋和学习材料送到金根家中。邮电局女工程师李中心为金根买了手表,并将爱人部队穿的军大衣和自己亲手编织的毛衣送到金根手里。市红十字会特地借和平电影院小会议室,欢送金根上大学,传递一棉、二棉和三棉纺织工人的殷切期望、深情厚意。

党的光辉暖心房,热泪盈眶写“小屋”。1990年8月31日,《无锡日报》在二版头条位置,刊发陆家姐弟的连续报道《古运河畔“爱的小屋”》以及一幅街道负责人登门看望三姐弟的图片,总编室特地配发了题为《让阳光驱散阴影》的短评。报道受

到报社同仁和读者好评,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寄来稿费,说是采用了我的稿件。之后,我还在《无锡日报》第一张彩色印刷的报纸上,报道了丽娟喜结良缘,在简朴的婚礼上,向历年来所有关心爱护、教导帮助过她及两个弟弟的老师、长辈、叔叔、阿姨,深深三鞠躬的图片新闻。

日前,我和丽娟通了电话。她已退休多年,儿子也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了;茶余饭后,她乐于奉献,热忱为居民做好事送温暖。大弟金根不负众望,已经成为我国一家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,先后担任该银行昆明、长沙和南京三个分行的行长和党委书记,他的孩子在北京上大学。小弟金成在上海一家石油公司工作,他的儿子也已经在大学读书了。三姐弟不忘来路,知恩图报,对曾经帮助和关心过他们的人,依照多年记录下来的名单和地址,满怀敬意,带着礼物,一家家上门致谢。

三个从小失去父母、孤苦伶仃的孩子,沐浴着党的阳光,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,茁壮成长,如今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队伍中的一员。丽娟诚挚地说:“度过寒冬的人,才知道太阳的温暖。我们三姐弟能有今天,全靠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,全靠党对我们无微不至的教育培养和关怀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:阳光雨露育禾苗,党的光辉照我心!”

世家·鹿顶山

## 又见蒲扇

| 石惠泉 文 |

曾经的夏天,蒲扇绝对是少不了的。特别是乡村的晚上,坐在场前搁的门板上,慢悠悠晃着蒲扇,一阵接一阵和顺舒爽的风拂来,不带尘屑,没有噪声,拂去满身的烦热,拂去一天的劬劳;又因为风的大小强弱由自己的把控,所以显得恰如其分,让人感到心安理得、自由自在。总有邻居、朋友及同事等来坐,见有人手里空着,便进屋拿出几把蒲扇,然后大家一边轻轻地晃或者扑扑地拍蚊子,一边在夏虫的争鸣声中天南海北地扯,扯到有了些凉意,说声明天再来,便摇晃着扇子离去。

“六月里的扇子跟人走”。不是这家扇子少了,就是那家扇子多了。为了不致搞错,我刚学会了写毛笔字,母亲便把四周用布条编缝好的几把蒲扇交给我,写上家里人的姓名;随后用一张硬一点的纸,中间剪一个长方框子,方框对着扇子上墨迹未干透的字,放在火油灯上面熏,熏黑后用湿布一擦,字便在黑框子中了然而现,并且不可磨灭。母亲从扇子上我毛笔字的日渐长进得到欣慰,我看到自己的姓名印在扇子上,会有一点神圣的感觉漫上心头,故对属于自己的蒲扇倍加爱惜。

不过,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扇子,却扇得很少。夏天的夜晚,孩子们把头枕在母亲大腿上,身子躺在门板上,要母亲给扇,还要母亲讲故事。母亲便望着满天星斗,讲“姜太公钓鱼”“直扁担弯扁担”的故事。故事老而又老,但经摇晃的蒲扇扇出的又凉

又软的风一掺和,飘进孩子耳朵里就变得趣味无穷了。况且,闪烁着繁星的苍穹是那样的博大与深邃,这是一个孩子永远也追问探索不尽的。

对蒲扇感情最深的是老年人。蒲扇陪伴他们度过了几十个盛夏酷暑,跟随他们走过了坎坎坷坷的人生旅途,他们的气息,他们的体味,濡染得手中的蒲扇紫亮油光。他们是蒲扇宽厚的主人,蒲扇是他们忠诚的侍仆,主仆形影相随。午觉醒来,老头儿端一张躺椅,带一把蒲扇,来到大树下或弄堂口,敞开心胸,露着怀,摸摸胡子,摇摇扇子,摸来了往事,摇走了寂寞。老太太做做家务突然想到要去看看女儿、外孙,衣服不必换,蒲扇必须拿。有太阳,遮在头上方,隔开夏阳的火热;有树荫,豁达豁达扇一会。

还是读初二的时候,期末考试适逢热浪袭来。那天下午考数学,教室像一个烤烘过的罐头,待在里面气喘胸闷,汗流不断。窗外的树叶纹丝儿不动,知了一个劲地聒噪。我们心烦意躁,头脑混乎乎的。突然,凉风来了!我们抬头看看,凉风是从强老师手中的蒲扇那里飘来的。强老师二十七岁,临时时代上我们的语文课。她穿梭在课桌之间,一边走一边扇,右手扇累了换左手,左手扇疼了再用右手,扇起阵阵凉风,吹去我们身旁的暑热和我们心头的焦躁,教室里飘逸着强老师给我们的款款情意,我们的思维顿时活跃起来。考试结束,强老师前胸后背的衬衣被汗水淋湿了,记得她当时对我们轻轻一笑,带上蒲

扇回办公室了。以后,我也成了一位教师,工作时,强老师的那把蒲扇我始终没有忘怀,它一直敦促我以清凉柔和的轻风去抚慰学生纯洁的心灵。

随着电扇和空调的普及,扇子,这个夏天的宠儿,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,这就应验了汉朝班婕妤的诗句:“常恐秋节至,凉飙夺炎热。弃捐篋笥中,恩情中道绝。”古人用“秋扇”,比喻色衰失宠的弃妇,或者过时失去效用的事物。只是,扇子于当今,它不仅是“失宠”,而且是“失踪”。在凉爽舒适的空调房里,谁还会想起扇子的身影呢?尤其是一把土里土气、没有艺术细胞的蒲扇。

那天晚上,闷热,我到润洲家园(前洲街道拆迁安置房小区)散步。步道一边是条经过整修的河道,婀娜

的杨柳在静静水面上,像姑娘在镜子前披散开一头秀发。50年前的夏天,我和伙伴们经常在河道里溜冷浴,摸蜊螺,挖河蚌。另一边,在葱郁的香樟树、榉树等树木之间,安置着长条靠背椅,由木条拼接而成。一张靠背椅可坐三四人,其中有位七十来岁的老太,手握一把蒲扇,豁达豁达,一会儿扇自己的上半身,一会儿拍露出裙子的小腿。自然而随意,熟练而轻快。这让我略略地感到惊奇,还有一丝莫名的激动。

后来,我想,空调虽凉爽,但局限于一方天地;电扇是省力,但不能随意东西。蒲扇,它生于蒲葵,长于天然,价廉而耐用,质朴而自然,握住它,“清凉世界,出于手中”。也许,它不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地绝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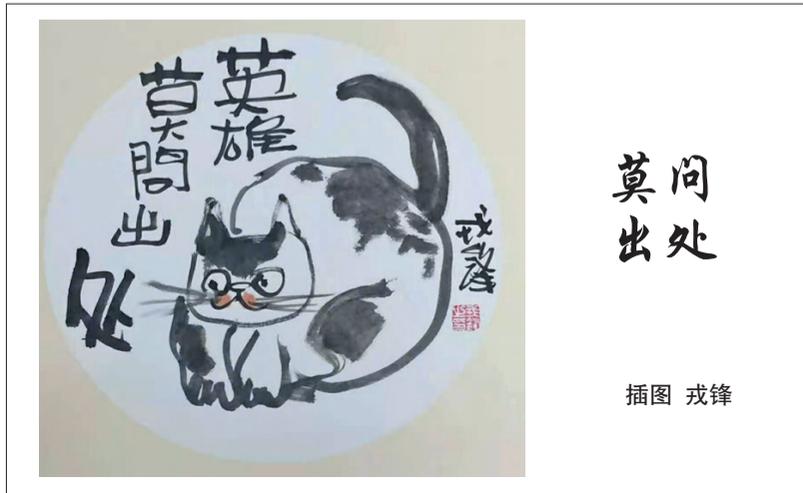
莫问  
出处

插图 戎锋